

# 亞軍

## 報紙先生

鍾詠茹

幾乎每天走出門口的第一眼，就遇到一位陌生的報紙先生，今天，我又聽到他急促的腳步聲，黑色的布鞋從門旁的梯級踏出來，這是小學生的白布鞋款式，接著看見他灰濛濛又矮小的身影，背影一閃便略過往下層去了，只聽到他敏捷的腳步聲，誤以為是七、八歲的小孩正趕回校，可是，看見他未曾挺直過的腰板，屈曲的身影，直覺認得出是報紙先生。

我在五歲便搬到這條舊屋村，十五年間，沒有一天看不到這位報紙先生。在門外，走廊，電梯大堂或是樓下的大排檔，必然見他一面，小時候，我還會計算每天遇到他的次數，現在沒有，因為我心中有數。初搬來，已經留意這位老人家，現在我對他認識多了，都只曉得他名叫報紙先生，這名字很土，跟這舊屋村的歷史相差不遠，只知道這裡的街坊都這樣稱他，大概是因為這名字親民，與他的生意銷路有關。

其實，這名字與他的外表不配合，報紙先生的真正臉容誰也看不清，只見他瘦削蒼白的臉頰，下巴一片墨黑，那些密密麻麻的鬍子幾乎像野草一般粗，蓋過了老年人的相貌。他摸了摸臉上的鬍子，彎腰哈背的，伸長脖子低下頭兒走路，這動作方便了他派報紙，找門牌。他的制服是灰黑直間的老人套

裝，口袋插著金澄澄的Mont Blanc鋼筆，身上掛著印有國民黨章的小袋，他不時掏出Borona雪茄，他的眼光，作風舉動冷漠，拿著一疊報紙貌似沉思默想。

報紙先生的生意是獨資無牌經營，沒有店舖，報紙派畢，定留守在樓下的樹記大排檔，七號桌是他的報攤，報紙一疊，疊在摺凳上做生意。他身上掛著深藍色的牛仔布錢袋，是他的生招牌，今天深藍色的牛仔布都變了黃黃綠綠。大排檔休息的時候，只有報紙先生在空無一人的排檔看守，曾經見過警察誤會他是看更，向他查問，他從布袋掏出的全是硬幣，數目不多，他拿著桌面兩個菠蘿包，看著報紙，警察瞄了一眼便離去。

中午過後就見不到他，只見七號桌下的煙蒂特別多。若有一天沒有遇見他，感覺比較舒服，我們從沒有打招呼，有一次，他冷漠地望了我一眼，是他一貫陌生的眼神，他摸了摸鬍子，我瞥著他走過，他認得出我不是他的常客，我買過他的報紙，他一點不作聲，我從來未聽過報紙先生的聲線。

三個月前，大排檔清拆了，地盤出口旁邊放了一張摺凳和擺放在花叢中的紙皮，新來了一位年輕的報紙先生，跟他的相貌一樣，看著報紙擺檔。